



土灶下的美味

■ 西安 李勤安

老家屋檐下，放着一个土灶头。举家搬迁县城，二哥打算把行李扔掉或者送人。老娘执意要搬走，还责骂二哥忘本。于是，这个小巧如工艺品的土灶头和一些杂物乘车到了新居。

每每探望二老，我有意无意地都要给这个土灶头行注目礼。望见它，自然而然地想到从灶膛里烧烤出的美味。

一个可放俩铁锅的固定土灶是居家过日子的标配。往土灶里塞进多是不经烧的玉米秆、麦草，只有逢年过节等特殊日子有几挂硬柴或者乌黑的炭填充进去。这些底薪发热值高的能烧出熊熊大火，长长的火舌舔着灶头很壮观，拉风箱的人不费劲儿还浑身暖和。有些家庭还备有一个可移动的土灶头，如今天的单头灶，人多的时候用它应急。

那时烧烤架子奢侈到我们没见过更没听过，土灶头就兼任了部分功能。通常做完饭，都是烤那种黄黄的包谷面饼子或者发黑的两掺面馍。给地里干重活的男劳力“加钢”。只有到了秋冬季烘烤的美味多了起来。土豆、红薯、毛豆子、半老的玉米……都来自大田，带着泥土的芬芳。既当主食也当娃娃们的零食。

记得老娘做完饭总是给热灰里埋几个土豆、红薯什么的。摆下碗，我急不可待地弯下腰用烧火棍在土灶下扒拉。掏出的这些吃食，散发着喷鼻香味儿。太烫，急得不停右手倒左手，左手换右手。稍凉，扒开，咬一小口，舌头的味蕾活蹦乱跳，齿颊留香。为了让美味延长，我还坐在门墩上尽量吃得斯文些，但总感到没吃几口就没了。吃完用嘴上留墨，黑乎乎一片。这时有伙伴相邀要去，顾不得洗，腆着张黑嘴唇要得忘乎所以。

老娘还会把个老茄子埋进炉膛。估计烘烤熟了取出，拿着筷子一络一络地剥掉外皮，把白白的茄肉几下搅散，再拌上蒜泥、盐和醋，简单的几样调料制作出的是一道绝佳的下饭菜。

老娘的凉拌茄子太好吃，导致我以后基本不吃这道菜了，因为即使再用功夫都做不出记忆中的味道。仔细想想，主要少了把茄子放在土灶下用柴火余烬烤熟的过程。由凉拌茄子我还延伸到所有的烧烤，那些用电和煤烧烤出来的食物就是一道缺乏冒着热气实则寒凉的商品，吃着不香，即是添加各种调料，依然少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有时，雪地扣住几只麻雀，嫌用锅做熟费事费油，泥巴糊了放到灶膛里，烤熟扒出来剥掉泥壳。常年不知肉滋味的岁月，讲究了沾点盐巴；简单些直接开吃。其实，原汁原味儿更是滋味悠长。二哥有次不知从哪里搞来枚鸡蛋，他突发奇想放到灶台里。怕鸡蛋受热炸裂，他守在跟前观察。这枚鸡蛋裂了几道小口子，有的地方流出的蛋清遇高温凝固结在蛋壳上。二哥为他的“创新”沾沾自喜，至于味道和煮熟的鸡蛋没两样。

慢慢地土灶台逐渐被蜂窝煤、液化气、电磁灶所替代，只有在农家乐里有幸见到，我便如遇故人相逢那样倍感亲切！

再说到了县城安家的那个土灶台，在老家已无大用，新居没它安身的地方，只好委屈地放在门前当摆设。没有屋檐给遮风挡雨，上面盖了些硬纸片和塑料布。有天看望老人，习惯性地张望土灶台发现它竟然不见了。还思量着老人想开了，让它尘归尘土归土了。一问才知道，一个开车的小伙不慎给撞成八瓣儿，赔了二十元了事……

雪落于无声

■ 含山 孙邦明

季节是有颜色的。春红夏绿，秋黄冬白，不同的自然颜色，同样的生命原始状态。红的灿烂，绿的葳蕤，黄的成熟，白的恬淡，每一种鲜活，昭示着大自然的风姿绰约。

冬，无疑是安然的。万物蛰伏，草木枯白，村犬慵懒，像是人过中年，历经沧桑，繁华落尽，从容淡定得有余，激情澎湃的不足。唯有逢至一场冬雪，夜幕间悄然潜来，点亮世界的洁白。

忽闻户外惊喜，“下雪啦……”。声声童音，欢呼雀跃，冬的空旷愈发充盈，蜷缩的氛围倏然鲜活开来。

推窗凝视，白精灵舞动羽翼，尽情在广袤的舞台上跃动，像钢琴上的白键，上下飞舞，平平仄仄，起起落落，作袅袅状，宛如童心未泯的孩童，那么的自由自在，狂妄无忧；抑或如初春的鸟雏，哪管天高地阔，云卷云舒，畅快地飞翔，一种旺盛的生命姿态，惊醒了沉默的人们，还有那些孤寂的偏于一隅的冬物。

三两只小精灵，兴奋至极，迷失归家的路，闯入你怀中，或误入你家门与窗棂，她也绝不会挣扎地逃逸，在你手掌心，或脸颊上，或眼睫毛上，温顺如若家养的宠物，缠绵于你，舔润你的肌肤，悸动你的心扉。

雪，是有灵性的。雪花飘落，似是簌簌地诉说一季相约的喜悦，三季思念的漫长。听，晶莹的雪浅唱低吟一首纯真无韵的情歌，悠扬婉转。还可化作雪人，舒展孩童冬

的沉沦；浓缩于水，洗刷老屋的陈年岁月；覆护万物，滋润墒情，祈求来年丰获的喜悦。

行走在雪地里，听脚下雪咯吱吱地响着，心也随着欢愉起来。洁白的雪，浅薄的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眩晕人的眼睫。弯下腰掀起一簇雪，留下几许的清涼，捕捉久违的纯净。村庄的一切，仿佛是画家笔下，饱蘸淡墨的一幅水墨山水。远眺去，楼宇、山川、庄稼、沟壑都被这白皑皑的包裹着，喧嚣的世界渐复归于一种生命的原始。冬雪，以自己独有的姿态，拂去烟火人间的浮躁与急功近利。

雪，也是有脾气的。“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当人类物欲膨胀，肆意掠夺时，它便会发出咆哮般的呐喊，“风吹雪”必会惩罚那些践踏青山绿水的恶欲与放纵。曾几何时，山清水秀时，才会风调雨顺；穷山恶水了，雪必露狰狞状，张牙舞爪。那样的遭遇，人类应该依然记忆犹新。

时光总是细碎地飞速，不平凡的2020年行将落幕。爬坡过坎，实属不易。今回归常态，恰遇一场如约而至的雪韵，心情格外的轻盈与透明。这雪，拭去冬的萧瑟，渲染人的心境，撩拨起一片袅袅的温热，漫漶在我的心头，如母爱般的温暖。

“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无论梅抑或雪，皆清白质朴，黑白清朗，宛如人心，爱存于内，落于无声，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那年冬天第一“织”

■ 山东淄博 马海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外地求学，我们宿舍9个女生，没有一人有收音机的，录音机更没有了，休息日大家结伴外出逛游，有时心血来潮也一起去看通宵电影。但到了冬天，室外寒气逼人，我们宿舍姐妹也开始藏冬了，都窝在宿舍看书或聊天打发时间。

宿舍老二在那年冬天恋爱了，买了毛线给男友织毛衣，老二说她织毛活是童子功，哼，谁小时候没玩过毛衣针呢，我小学二年级就会织正反针，五年级就会加减针了。于是也买来毛线跟老二学织毛衣。

被爱冲昏头脑的老二，白天晚上见缝插针，晚十点半宿舍熄灯铃响了后，宿舍灯熄了，但走廊上亮着灯，老二便搬着马扎坐走廊里织。老二加班加点地织，一天能织二两多线，一件毛衣一周时间就织完了。我们一看成果，馋得眼珠子都快掉毛衣上了，再看看自己的毛衣，毛衣边还没织完呢。攀比心遂起，大家也学老二，见缝插针，将毛活带进了教室，课间时间也赶紧织几针，甚至有时在课堂上，也忙着干私活儿，毛衣针掉地上被老师发现的事儿也颇有发生。

织上瘾了，晚上还翘晚自习躲宿舍织毛衣呢，害得班长在宿舍楼下喊我们去教室。管他呢，装聋作哑就是啦，反正女生宿舍男生进不来，辅导员也不例外。就这样紧着忙活，一天我才织一两线，而且织错的花儿也不舍得拆了重织，一拆，一天时间又白费了。我想好了，织错的地方到时候想办法弥补，我有件旧毛衣上面有不少毛球球，到时摘个毛球球缝在织错的地方，没人看得出。欲速则不达，我那件毛衣刚到分针处，我算了一下，旧毛衣上的毛球球已经用完，错了十几处了，无球遮挡，毛衣是不能再织错了，但就我那织功，即便错了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我用两副循环针串起来一看，哎妈呀，也太肥了，本想织一件给自己穿的，没想到这毛衣一百公斤的大胖子穿正合适。急问老二，咋弄得，我这都是一步一步听你指挥加针减针的。老二支支吾吾地说，手松手紧，针细针粗，毛线粗细也不同，织出来当然不同了。这老二，八成老惦记着

她的小男友了，对我们这些初级织女的话有一搭无一搭的瞎指挥。

老二劝我拆了重织，我才不舍得呢，我拗脾气上来，非织完不可，若半途而废，肯定影响“织”势。就这样，历经数日奋织，毛衣终于鲜出炉了，想了一圈儿，家里谁也穿不了，实在太肥了，只好收起来当纪念品。

寒假回家老妈帮我收拾行李，从行李箱里翻出我织的毛衣，笑得直不起腰，老爸看到说这毛衣他穿合适，老爸套了棉袄穿，还有点儿肥，但他偏说既舒服又暖和，穿上就不脱了。

我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织毛衣，织得又肥又大，还织错了好几个地方，我爸说，那怕啥，爱因斯坦还做过三只糟糕的小板凳呢，这是你的第一次织毛衣，织成这样不错了。

那年，我爸穿着我织的那件肥款毛衣过了春节，节后亲朋好友来访，我爸逢人便说，这是我女儿的第一“织”小板凳，刚学着织毛衣就想着给我织一件，孩子大了，懂事了。

我嗔怪我爸，您净给我“亮”丑。我爸笑，若织得板板正正，我说这是你的第一织，外人或许还不信呢。

那件毛衣，是我送爸的第一件礼物，他高兴了很多年。

咳，幸亏我织肥了，若当初“织”错就改，我的第一“织”肯定送给自己了，我爸还不知道排到第几“织”呢。

